抱朴子/外篇/卷4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抱樸子曰：百家之言，雖不皆清翰銳藻，弘麗汪濊，然悉才士所寄，心一夫澄思也。正經為道義之淵海，子書為增深之川流。仰而比之，則景星之佐三辰；俯而方之，則林薄之裨嵩嶽。而學者專守一業，遊井忽海，遂掇躓於泥濘之中，而沈滯乎不移之困。子書披引玄曠，眇邈泓窈，總不測之源，揚無遺之流，變化不系於規矩之方圓，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，風格高嚴，重仞難盡。是偏嗜酸甜者，莫能賞其味也；用思有限者，不得辯其神也。先民嘆息於才難，故百世為隨踵，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，而捐曜夜之寶；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，而廢助教之言。猶彼操水者，器雖異而救火同焉；譬若針灸者，術雖殊而攻疾均焉。狹見之徒，區區執一，去博辭精，思而不識，合錙銖而以齊重於山陵，聚百千可以致數億兆，惑詩賦瑣碎之文，而忽子論深美之言，真偽顛倒，玉石混淆，同廣樂於桑間，均龍章於素質，可悲可慨，豈一條哉！